

自序

愚幼壯失學於易僅背誦一過患其難慮其深而未嘗一伺其籬落遑云窺其堂奧也自歐學東漸以來學者競驚驅於西洋之哲學吾國之哲學棄如土梗愚竊惑焉回憶易有云易則易知是必不難知也始歸而求之夫易之爲書廣大悉備伏羲畫卦端始於一設奇偶以象陰陽錯綜變化窮其數以盡其情僞統宗會元復歸於一非復西洋哲學之歸納法與演繹法乎且易之大旨天人合一形而上不涉於玄虛形而下亦準諸物理孔子贊易學臻性命大象傳君子之所以自慎辨物居方以迄建萬國親諸侯何以異於致知格物至於修齊治平所謂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者此也極哲學之方式適哲學之邏輯西洋哲學固瞠乎其後矣然易起於邃古觀變迹必於象數歷代先儒又復推衍增益致象數之學反爲世所詬病正唯人皆畏難患深望之却步不其然耶學易者之先決問題又不止於是於是作滋惑一編晰名物別同異於是又作雜物撰德類比一編存心得備參考於是又作瑣記一編手此三編用自策勵且以暴拙於人庶使中國舊有之哲學難關洞開家習戶曉不至墜緒此物此

學易叢見

志庸有冀也夫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三十日敘於西京寄廬

本書目次

讀易滋惑編

河圖洛書

象數義理

畫卦作易

繫辭十翼

周易命名

經傳略例

卜筮占驗

元亨利貞

雜物撰德類比編

帝乙歸妹

先後甲庚

十朋之龜

匪寇婚媾

目次

西山岐山

木舟

七日

南狩南征

伐鬼方

武人

黃牛之革

賁斧

利建侯建萬國

拔茅茹以其彙

讀易瑣記編

易有太極

畫卦造字

子夏易傳

集易大成

亨說字義

汪琬象說

邃古無金

大象異名

十翼示蒙

近取諸身

文王稱王

童蒙求我

弟子與尸

三驅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

同人

哀多益寡

腊肉

牀

童牛之牯

文王箕子以之

包有魚

澤无水困

據于蒺藜

井

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

革

革言三就

鼎

不喪匕鬯

鴻漸

歸妹以須

豐其屋

吾與爾靡

婦喪其茀

學易叢見

讀易滋惑編

河圖洛書

河出圖，洛出書，必無其事者也。古語有之，余亦曰有之，有之，亦與畫卦無關也。請申其說焉。河圖之見於古者二，一曰書顧命之河圖，與天球同列東序。天球，寶器也，蓋卽渾天儀之芻形。蔡邕以河圖爲記存亡之事，上覽之以演禍福之驗也。春秋命曆序以河圖爲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則又爲天子之圖籍，若周禮土訓誦訓之所掌，後世之一統輿地圖者是也，必與易了不相涉矣。其二曰繫辭傳之河圖，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孔子曰：河不出圖，卽指此耳。然河圖洛書，究竟出於何時，說者互異。講易者以爲皆出於庖羲之時。尙有言堯禹文王周公時者，中候握河紀云：堯時受

河圖，龍銜赤文綠色。尸子曰：禹理鴻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入於淵中。墨子非攻篇云：天命文王伐殷有國，秦顛來賓，河出錄圖。宋書符瑞志云：周公旦攝政七年，與成王觀於河，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坐之而去。禮於洛，亦如之。周公寫之，皆其證也。此不過因有河出圖洛出書之傳說，古者又好以祥瑞災異警惕人君，故言人人殊，究無定時也。桓譚新論云：河圖洛書，但有朕兆，而不可知，旨哉斯言。繫辭傳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是畫卦之藍本，無圖書也。又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則之而已，不云則之以畫卦也。至唐邢璣始云：神龍負圖，義皇畫卦，而圖書始定爲畫卦藍本矣。第圖書爲何形象，尙無人敢說，故漢時人士，以八卦當河圖，以九疇當洛書，是以河圖出於庖羲之時，以洛書出於禹時，是皆有朕兆，與桓譚之說不相侔矣。宋陳搏之流，竊大衍之數，鄭注圖之以爲河圖。易緯乾鑿度太乙下九宮法，圖之以爲洛書。於是講易者遂有圖書之學，加乎周易之上。性命之理，卽窮索於此黑白點子之中。心勞日拙，莫大乎是。三傳至邵子，其說益昌。程子不信其說，乃作易傳，主於義理，可謂卓識。奈何朱子以程子不言象數，乃取河洛九圖，冠於所作本義之首。彼圖書皆黑白點

子，祇可皆稱圖，不可有稱書者，而乾南坤北之位，是君北面而朝其臣，庸有此理乎？朱子云：秦火以後，儒者不能守，而流於方伎家，陳希夷知其爲大道根源，始返之於易，云云，噫！是何言歟？秦皇焚書，不焚種樹醫藥卜筮之書，是易未遭秦火之災，今古文又無大別，孔子贊易，不聞刪芟，未若詩書經孔手而少也。西漢人士，抱殘守闕，搜奇探秘，唯恐不及，或得之餘燼，或得之壁間，或得之口授，或得之塚中，窮研精討，理亂補佚，上之朝廷，立於學官，豈有大道根源，而漢時未之見，見之而不能守，致流於方外哉？雖然有鄭注大衍之數在，有太乙下九宮法在，足證希夷之竊。朱子何斤斤於辯護，欲蓋彌張，此之謂也。邵子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傳之不遠，學派紛歧。卽欲自成一家言，令人疑竇踵生。大道根源，寧有異同哉。歐陽修王安石諸公尙未及見，似當時圖書之學，有所師承，他人不易與知耳。至朱子始公諸士林也。

象數義理

漢儒講易，泥於象數，宋儒講易，失在河洛，皆非易之正，無關聖人作易之閔旨矣。夫卦，本非無象

也。天地山澤水火風雷足矣。說卦踵事增華，一卦之象，有多至數十者。且各家之書，卦象皆參差不等，足徵非聖所作。虞仲翔治孟氏易，傳易逸象，惠定宇輯入易漢學，卦象陡增倍蓰。無非託於廣大悉備一語，變本加厲。宇宙間之品類，庸有計乎？孟氏又以六十四卦配七十二候，費氏以八卦配干支，又作周易分野，以地域之星次配之，開康成以爻辰配卦之先河。所謂爻辰者，以陽爻初二三四五上，值辰之子寅辰午申戌，陰爻之初二三四五上，值辰之未酉亥丑卯巳。又以十二辰之物象十二次之星紀配之，又以陽六律陰六呂暨二十八宿配之。惠定宇作爲二圖，圖周而復始，張臯文又合爲一圖。從作八卦已花團錦簇，不復當年淡抹西子，雖三聖復生，不能識其故物矣。魏時王弼挺生，逞其灼見，一掃尙象之陋執，注易主於義理。其略例有言：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索卦，有馬無乾。則僞說滋蔓，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乃卦變，卦變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或復值，而義無所取。斯言痛快淋漓，深中肯綮。夫孟喜好言陰陽災變，立十二月辟卦，授之焦延壽，延壽復以卦變之法，與五行消復之說，授之京房，京房兼而用之，創互體世應飛伏納甲之法，逐流揚波，去聖愈遠。生生不已，物象有時而窮。義不合值，必然自我作古。所謂牽強附會，破碎支離者，端於是乎在也。然而論

者以輔嗣祖尙元虛，空談名理，與漢儒樸實說經不相似，蓋道家之流亞也。故范甯常論其罪浮於桀紂，宋趙師秀云：輔嗣易行無漢學，是徒知東漢之漢學，而不知東漢之漢學，與西漢之漢學又不似也。意者其以曾注老子之故歟？孔子嘗問禮於老子，亦可謂孔子爲道家歟？苟以其不泥象爲玄虛，乾卦一章不言馬而言龍，坤卦一章不言牛而言馬，豈卦象之足恃以見義哉？蹄筌所以得兔魚者也，今不務得兔魚，而多備蹄筌，豈其可也？五行配卦，性理精義中駁之深中其短，茲無庸贅。輔嗣於易有摧陷括清之功，自此泥象之風漸息。王肅善賈馬之學，反攻鄭氏，亦少泥象之見，有輔嗣以開其先路也。降及六朝隋唐，經術因仍，鮮有起色。自陳圖南僞造河洛，復啓術數之端，邵子皇極經世書，集其大成，時人謂爲易之別傳。其書以元會運世四字，依次於經，共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以卦配之。依爻象推衍治亂興衰。雖屬精心結構之作，直方土耳。元日也，會十二，猶十二月也，每一會三十運，猶每月三十日也。每運十二世，猶每日十二時也。一元共三百六十運，故配以三百六十卦，計正卦六十，每卦管六運，當七十二世，二千一百六十年。每正卦一變六卦，故三百六十變卦，每卦管一運，當十二世三百六十年。故曰運卦。以會經運取世卦，以運經世取年卦。除乾坤離坎以作閏。正卦六十爲本，變卦三百六十，即

配一元之三百六十運，而爲運卦。運卦之三百六十所變之二千一百六十卦，以一卦管二世，卽配一元之四千一百二十世，而爲世卦。世卦又變之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卦，卽配一元之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而爲年卦。依次於經，終於經世。皇極者，大中也。故名其書曰：皇極經世；云爾。然每年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日之一，已見緯書。其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早見虞書。五年再閏，尙爲約略計算。豈可以四卦約略置閏，尤爲不重人時，成何曆法耶？然觀其書，輒多相應，亦有似是而非者。唯配堯之年，在乾之九五，爲陽君之象，爲最奇異。然安知非配卦之先，預定此點，列爲準的，以示信於人乎？其言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天地開闢，猶夫婦之別離，必在一時。謂夫別於子，婦離於丑，可乎？程子不信河洛之學，以義理爲指歸，可謂精核慎取，中流之砥柱也夫。奈何朱子出，作啓蒙以伸其說，後天先天之說，反覆致力於是，夫子賢乎哉？要之，前人往矣，前人之書，虛車也，好事者每假之以自重，傳之載其學以求售於世。其餘若關子明之擬元洞經，司馬溫公之潛虛，蔡九峯之星極八十一名數，皆其餘緒，可勝嘆哉？

畫卦作易

傳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庖羲氏始畫八卦，人無異詞。重爲六十四卦，究係何人乎？鄭康成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以爲文王重卦。王輔嗣以爲庖羲重卦。程朱皆從其說。言神農夏禹者，毫無依據。言庖羲者，以繫辭傳十三制器爲依歸。自庖羲以後代有創作，皆有蓋取諸重卦之義而爲之。此不過誇大易之體用，苟必待尙象而始制器，然則四裔荒遠之國，不知有卦，不幾無舟車弧矢之利乎？春秋時晉韓宣子適魯，始見易象與魯春秋。其授受之謹嚴可知。豈神農夏禹，皆深於易蘊者耶？夫無重卦，則不得謂之易，以其無六爻也。爻者，效天下之動，明乎變者也。重卦始可謂之作易，庖羲氏始畫八卦，未可遽謂之作易也。作易乎誰乎？曰：不可知。史稱文王囚於羑里而演周易，演古或通衍，抑卽衍八卦爲六十四卦歟？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又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合觀兩易之興也，中古卽殷之末世無疑，有憂患者，當文王與紂之事而作歟？然而何不明示人以文王，竟作此啞謎語胡爲哉？清劉沅作周易恆解，以中古爲庖羲之時，致兩易之興也不類，義有未安。苟庖羲已重卦而不繫辭，至文王始繫之，其間千有餘年，文王之意卽庖羲之意乎？繫辭者爲文王，必重卦者亦爲文王，始可謂之演易。

繫於周，良有以也。朱子以庖羲六十四卦方圓二圖，亦列於本義之首，天圓地方，又何以自解於曾子四角不揜之譏乎？總之，畫卦與作易，不可併爲一談。庖羲氏始畫卦者也，不可遽許以作易。作易者誰乎？曰：其當殷之末世，有憂患者，當文王與紂之事而作也。曰：文王乎？曰：古未之明，以告我也。曰：其與文王志同道合者耶？曰：文王與紂之時，不聞有志同道合之人，先文王而作也。

繫辭十翼

繫辭焉而明吉凶，凡卦下爻下所繫之辭，明其吉凶者，皆繫辭也。馬融、陸績等以卦下繫辭爲文王所作，爻下繫辭爲周公所作，以子統父，二聖祇就一聖言，合庖羲孔子而爲三聖也。東漢之士，以爻辭不屬之文王者，以隨上六王用亨於西山，升六四王用亨於岐山，其王顯指爲文王，以有西山岐山可證。詞旨肯定，不若王用亨於帝公用亨於天子之泛泛無指。且文王之稱王，爲滅殷以後之追尊，寧有諸侯而自稱爲王者哉？若王指殷王受，亦何必曰亨於西山岐山哉？又明夷之六五箕子之明夷，爲滅殷後之筆，尤爲彰著，故以爻辭繫之周公也。然史記周本紀不言文王作卦辭，魯世家不言周公作

爻辭，史記爲最初完善之國史，採輯羣書，博聞殫見，成爲一家之言。其所不言，而後人言之，其無微不至者乎？相傳孔子作十翼以贊易，所謂十翼者，上彖下象大象小象文言繫辭上繫辭下說卦序卦雜卦也。上彖下象即彖傳，大象小象即大象傳，繫辭即繫辭傳，王輔嗣本尙渾稱曰繫辭，王肅始於其下加傳字，朱子易本義從之，不然則與卦爻下繫辭之稱無別。謂之傳者，以其爲解釋繫辭之文也。其間子曰甚多，又分明爲孔子弟子述孔子之言，不能謂爲孔子所作也，故史記每引其文，則稱之爲易大傳，人皆以爲商瞿所作，庸其然耳。或謂史記常自稱太史公曰，是著書人之通例。文言內無子曰，或即孔子依文言理之作，而乾卦文言後申明彖傳之處，皆取決於子曰，亦非孔子所作可知也。或有以卦爻辭皆爲孔子所作，以十翼爲商瞿等所作者，夫如是，則易不得謂之周易，而爲魯易矣。果如是言，是孔子以前僅有重卦卜筮者何所適從？韓宣子必不及見，韋編何至三絕，假年豈必五十，所謂周之所以王者，究安在哉？義重卦，文王繫辭，固難置信，文王重卦，孔子繫辭，亦無此理。余亦未敢橫逞臆說，唯以經傳證經傳，卦辭若非文王所作，則不得以易繫之周。爻辭決非文王所作。縱非周公，亦出孔手。十翼不盡爲孔子親筆，凡有子曰之文，或爲商瞿述孔子之言，猶孝經論語之例也。

淮南子要略訓曰：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苟如是說，八卦六十四變當然爲三百八十

四爻何須周
室增六爻耶

周易命名

孔冲遠三代易名論引證易贊及易論云：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是鄭不以周爲代名。以周易以乾卦爲首，乾爲天，天能周匝於四時，故名易爲周易也。繫辭傳云：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又云：知周乎萬物，又云：周流六虛，蓋易之爲書，始終本末，上下四旁，无所不周，故曰周也。孔氏又謂文王作易之時，周德未興，猶是殷世，故題周別於殷，更非通論，是時周未有天下，文王猶在患難事暴辛，題周別殷，不唯非明哲保身之道，亦非有二服事之心也。且易非文王一人之書，顧以一代揜前王耶？此必不然矣。言之成理，持論有故，第易本不冠周，何用剖辨？孔子之書，不曰學易，即曰易云，直至劉略班志，亦不見周易連名。未審何時始冠以周，必以易爲文王所演而命之名耳。果係文王所命，誠如鄭孔所云，必不屬之代名。如爲後人所加，定非周流周普之意。

經傳略例

聖經賢傳，夫人而知之矣，然祇可就春秋經傳論也。孝經爲孔子弟子記述之言，非孔子作，而稱經獨最早。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必非孔子之言。經字又從孔子口中道出，是以其言爲經矣。六藝爲經，不盡聖言。國風采自歌謠，尙書出自史官，麟筆刪芟之餘，卽得爲經。孔子贊易，人稱曰傳，是經不必皆聖言，而傳不盡出自賢人矣。易自庖羲畫卦，文王重卦，孔子贊傳，商瞿述聖，歷經二千年之羣聖手筆，其孰經孰傳之分野，有足令吾人之研討者在焉。若重卦爲經，則繫辭爲傳，則自彖傳以下，凡十翼之類，猶今之疏也。若繫辭爲經，則十翼爲傳，而十翼中之繫辭傳序卦雜卦說卦無經可附者，不第爲傳，亦陽節潘氏綱鑑總論之類也。古周易經傳各分，自費氏始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王弼以象本釋經，宜於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朱子呂伯恭攻之最力，此攻其所不必攻也。左氏分傳附經，取其易曉，省學者往返翻檢之勞，輔嗣何可不爾爾耶？輔嗣於每卷之目，標明爲上經某卦傳，或下經某卦傳，以示一卦之文，經自經傳自傳也。而於繫辭傳，則僅曰繫辭。王肅本始於其下加傳字。朱子易本義從之。而朱子於繫辭傳說卦二篇，分章太多，蓋程傳從王輔嗣本之體例，本義從古，以上下經爲二卷，十翼爲十卷，今坊間刻本，非本義之舊也。

卜筮占驗

三易皆古卜筮之書，自孔子贊易以後，易不徒爲卜筮之用，亦寡過之書也。分而言之，各卦之象曰以下，凡君子之所以合而言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知天道之盈虛消長，得進退存亡之正，以迄於崇德廣業，皆易之用也。自術數之學出，不務窮理盡性，惟以時日干支與六爻相推，觀其生剋冲合，以占妻財子祿之有無得失，此近世之占驗，非古卜筮之教也。欲知卜筮之真義，先知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之語旨。蓋吉凶生於善惡，天人本無二致，吉凶悔吝生乎動，禍福唯其自召，由一念之發，施於百爲，所謂動也，爻象之動，卽由理氣之感，有相因而致者，君子觀象玩占，須在平昔慎動修身，臨事而有不決，則卜筮之，所謂卜以決疑，非有所營求而決去就也。彼屈正則之所問，乃天地閉而賢人不欲隱。東陵侯之所卜，乃知其盈虛消長之理，而不守進退得喪之正。皆卜者之所不卜，非龜策之無靈。不疑何卜，其明鑑也。夫著龜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也，後世唯傳筮法，然占者以曲說往往便其私傳，去聖愈遠，朱子及歷代儒者推究著數，沾沾於奇偶變化，以此窮陰陽之理，明卜占之神，雖亦

不爲無理，然於聖人教人之意，已爲逐末矣。易本義首列筮儀一則，焚香非古法也。秦筮有常，亦未知所自來也。

元亨利貞

王輔嗣於乾象下注曰：文言備矣，似從文言解元亨利貞也。文言解此四字，各具一義，而輔嗣於家人卦象下，則有元亨利君子貞之說，似又與爻言相背戾。故清劉沅周易恆解於乾象下注曰：故文王言卜得此卦者，元亨，但須利於正耳。其解元爲大；亨爲通；貞爲正；作大通唯正利，其說本之輔嗣，而與文言四德之說不合。考易言元亨利貞凡七處，自屯卦始以大亨以正釋之，而利字似不爲四德之一，而爲修辭中之一字耳。坤元亨，利牝馬之貞，亦可見矣。又若利武人之貞，利幽人貞，利居貞，利於不息之貞，利艱貞，皆是也。隨曰大亨貞，无妄曰大亨以正，臨曰大亨以正，革曰大亨以正，皆無利字。可知利字爲文王斷辭之所加。文言恐有誤耶？